

三进双湖采访记

李荣华

藏北高原，羌塘腹地，是令世人望而生畏的生命禁区。这里平均海拔5000米，常年高寒缺氧，风雪无常，沼泽连片，旷野荒寂，鲜有人迹。1990年，我从西藏邮电学校调任自治区邮电管理局宣传教育处，同时负责人民日报报西藏记者站工作，自此投身新闻宣传工作。广袤苍凉的无人区，像一块巨大磁石，牵引着我的脚步。

1995年7月，我第一次踏上前往双湖的路途；1999年12月，我二度深入这片无人之地；2002年9月，我第三次奔赴羌塘荒原，近距离记录高原通信人的坚守。

双湖特别行政区，位于羌塘草原的西北部，大片的无人区。说它是无人区，并非绝对没有人烟，只是人烟极为稀少，加上地域极为辽阔，与无人区相差无几。到双湖特别行政区的路是漫长的。需要说明的是，1993年8月国务院批准西藏设立双湖特别行政区（隶属于尼玛县，正县级派出机构，人们习惯称之为双湖特区区），2013年7月26日正式设立双湖县。

1995年7月，区外早已进入盛夏时节，草木繁盛，藏北高原依旧寒风凛冽，冻土未消。我坐着邮车，驶出最后一个乡镇后，眼前便只剩茫茫荒原，没有道路标识，不见人间烟火，只有连绵的戈壁与起伏的草甸。我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路。这里大多数路段没有真正的路，而又到处都是路。那些很宽很宽的路是靠汽车轮子碾出来的。绿色的大草原上，车轮压出来的两条辙印宽宽的，亮亮的，白得闪光，亮得刺目。这里的路一般都不是一条，汽车司机们开着卡车行驶在大草原上，看到哪儿平就往哪走，这个走左，那个右走，第三个也许选择了中间，

久而久之，压出来的路越来越多，不过大都是并排的。

那年月，无人区还没有公众电信服务，唯一通向外界的联络方式就是邮政。“无人区里人们阅读的报刊、信件，就靠这样的邮路运进去。你别瞧不起这些路，这片大草原上，这些路才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呢！”邮车司机索南达杰的话令人印象深刻。别看这些邮路质量不高，起的作用却不小。它伸向哪里，哪里就出现活跃的人影，哪里就出现帐篷、村镇。它伸向哪里，哪里就告别封闭的过去，与经济文化更发达的地区联系在一起。

邮车行驶的这条无人区的邮路，在夏季就像一条浮在大泥潭上的软腰带，到处陷车。经过3天的艰难行程，从那曲镇到双湖特别行政区驻地，整整走了900多公里。双湖特别行政区邮电所只有两名职工，一个叫江巴，一个叫松地。见到远道而来的我们，二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即便身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在海拔5400米的严苛环境里，他们同样要承受高寒缺氧带来的重重考验。

第二次踏进无人区，正值隆冬。江巴和松地工作和生活在铁皮房里，屋顶用铁丝固定，铁丝两头拴吊着巨石“压房”。当大风刮起，房屋摇晃，石头滚动，碎石子随风蹿飞，敲得铁皮噼噼啪啪，有时能打破人脸。电信光纤线路没有延伸到这里，邮政仍是无人区通向外界的桥梁。盼家信，盼报刊，仍是无人区一道独特的风景。

1976年随着双湖办事处正式设立，依靠“帐篷+短波电台”搭建最早通信链路，仅有无线电台，没有有线电话，更没有无线电报。无线电报只满足政务应急

通信，是无人区最早的通信基础设施。1995年我坐邮车进入双湖采访，当地仅有这套电台通信，对外联络极为困难。直到1998年底，双湖开通VSAT卫星长途通信（卫星电话），对外通信困境才稍有缓解。

第三次进入无人区，正值9月，在区外正是黄金秋季，但藏北高原早早迎来降雪，远山覆雪，荒原凝霜，气温骤降，行路难度陡增。对双湖特别行政区来说，这地方似乎没有春天，也没有夏天，只有漫长的冬季。8月只有20多天的无霜期，勉强算是高原之秋吧。春天、夏天、秋天、冬天都同时站在同一日历上。

这里的燃料主要是牛粪。周六、周日下午班后，江巴、松地每人拿两三条麻袋，在稀疏的灰黄色的草地上满山遍野地寻找牛粪，有时走到二三十里外去拣。他们一趟又一趟往返于沙砾草坡。长达11个月的严寒，他们吃喝取暖就全靠这些储存的畜生粪便。他们有时也拣一些羊粪，羊粪一般在羊圈里找。在寂静的荒原上，有时能看到用石头垒成的矮墙，那就是牧人遗留下的羊圈。羊粪很耐烧，火焰是碧蓝色的，火苗散发出一股特殊的气味，灰烬也是整颗的，石子一般坚硬。

那天，双湖邮电所主任陪同我采访牧区邮件投递，并调研牧民如何翻山越岭到双湖行政区驻地打卫星电话，跟远在区外省市读书的儿女联系的。在灿烂阳光下，我们正欣赏草原的美景，突然乌云密

布，转瞬顷倾盆大雨夹着黄豆大的冰雹笼罩了高原。我们脚边本来清澈见底的小溪顿时浑浊了，原来是潺潺的细流，猛然间涨满水，滚起浑黄的波浪……我们正急于找一个地方避雨，没想到头上一片乌云飘过，又出现了蓝色的天空，风雨冰雹已经无影无踪。这就是无人区的脾气，一会晴，一会阴，一会风，一会雨，喜怒无常，难以琢磨。

在坐着邮车返回那曲镇的途中，草原上一道道小河流不时地拦住邮车，有几个大冰坑真令人揪心，好几次邮车轮子打滑，在裂开的冰坑里轰鸣着、蹦跳着，晃晃悠悠地冲了过去。

2008年12月31日，尼玛至双湖干线光缆建成投运，光纤通信成为主干网络，程控电话、移动通信通达全国，连接世界。卫星通信转为应急备用手段。遥远的双湖，才融入了信息社会。

古老的邮政和现代电信通信，在双湖特别行政区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是最有生命力的，最与人民群众有血肉联系，以致牧民对记者说：“看见邮政局和电信局的门开着，就知道共产党在，知道人民政府在。”

藏北无人区环境严酷，令不少人望而却步，能长期在此安稳工作生活实属不易。从这个角度而言，每一位驻守双湖的通信从业者，都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三进无人区，我不能不敬佩藏北通信人那种崇高的献身精神。

若有人问我，何为真正的男儿、何为巾帼豪杰，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驻守无人区、扎根藏北高原的全体通信工作者，便是这般可敬可爱的人。

（作者系海口经济学院教授）

文艺评论

西藏自治区话剧团长期深耕老西藏精神主题文艺创作，新时代以来，先后创排了诸如《冈底斯英雄》《八廓街北院八号》《左旋柳》等一批反映老西藏精神的精品力作，体现出浓郁的人民文艺属性。近期上演的《珠穆朗玛》，是西藏话剧团倾力打造的又一力作，这部剧突破了以往单一视角表现老西藏精神的惯例，采用多角度、多路径的人物成长方式，以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的时代发展历程为经线，以老西藏精神的文化积淀为纬线，生动呈现了老西藏精神的精神高度。《珠穆朗玛》深入挖掘老西藏精神的价值高度、文化深度、现实宽广度，力图表达西藏不仅有直刺苍穹的珠穆朗玛，还有开拓进取的老西藏精神，丰富了珠穆朗玛的文化意味，更凸显出老西藏精神的时代伟力。

李欢
魏春春

评话剧《珠穆朗玛》

风雨彩虹 幸福之路

历史叙述的起点，以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收束，涵盖了中国共产党70多年治藏的历史进程。这70多年来，党的治藏方略始终坚持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如萧水等人与头人关于是否惩罚卓玛的分歧中，显露出十八军将士们坚持民族政策的坚定性和处理实际问题的灵活性，而萧水公而忘私的牺牲精神赢得了头人“这还真是一群汉子”的赞誉，也赢得了“雪山不该再见到更多鲜血了”的文化认同；当管家驱赶着群众攀爬雪山追随头人时，王冰带队劝阻，遭到管家的讥讽，即便如此，在管家滑进雪窝子的危急关头，王冰义无反顾救助其脱困后关于“怕”的阐释，“谁不怕死呢？但是我更害怕我们一个妈妈的孩子会互相伤害，更害怕我们不能团结在一起”“我们只要拧成一股绳，就没有干不成的事”，这朴实的行为、朴素的言说，赢得包括管家在内的群众的认可，表现出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相互依存性，只有广泛的民族团结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统一，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政权基石，才能推动社会主义新西藏的现代化建设。

话剧《珠穆朗玛》坚守人民文艺的社会主义文化立场，以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结合的艺术呈现方式，着重展现五星小队与西藏社会主义发展休戚与共、荣辱与共、命运与共的时代共鸣，因而塑造了各具特色的人物成长、发展轨迹。五星小队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为了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出西藏的宏伟目标，而集结在党的革命队伍中。原本歧路纷纭的个体瞬间集聚在一起，他们为了同一个目标坚定地走向西藏、走进西藏，尽管萧水牺牲在进藏的路途中，但他所代表的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一直激励着五星小队其他人的奋进步伐。蓝雪始终从事医疗保健宣传和诊治工作，服务于健康西藏的良性发展；王冰始终立足了农牧区经济社会的治理和发展，服务于经济西藏的长效发展；刘光始终坚持人民教育的普及和推广，服务于教育西藏的走深走实；楚云始终坚持开拓西藏气象事业的创建和创新，服务于科学西藏的开拓推进，医疗、现代经济、教育、科学研究，是西藏和平解放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着力发展的重要方面，只有提升全面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才能促进西藏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治久安。而五星小队成员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各自的专业领域，坚持从不同的方面推动西藏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也开掘着老西藏精神的行业发展特色，这是保证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方向的重要基石。

文艺是人文，展现的是不同时代个体的发展和时代的呼声。话剧以冲突为中心，呈现的是人物的挣扎、和解和自洽。因此，找寻到个体发展与时代走势相结合的点位，就成为《珠穆朗玛》的中心任务。《珠穆朗玛》以重大历史事件和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为核心，景观式地展现老西藏精神的动态发展和静态直观。在蓝雪探望楚云的环节中，一个红色的发卡竟然发出她们友情的深厚象征，楚云一连串的发问“发卡？红色的？真漂亮，你从哪儿弄来的？”对于女性而言，爱美是一种天性，但驻守在高原的女性们，美丽似乎只能潜藏在内心深处，满目的苍凉、满眼的雪白掩盖了她们对于缤纷色彩的期待，而“红色的”“发卡”恰恰填补了美的空缺，也代表着她们对于美好的期待。而蓝雪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吟诵着普希金的诗句，坚守着心中的科学梦想，像雪豹一样守着雪山，无比欣喜地仰望“金色的阳光，洒在珠穆朗玛峰上”，这就从儿女情长跃迁到理想信念，个人对美的追求与集体对美的张扬相得益彰。可以说，五星小队的每一位成员皆是如此，不断克服自我而成就更大的自我，刘光徘徊在玉琴与西藏教育事业之间，这两者都是刘光难以割舍的眷恋，玉琴目睹刘光钟爱教育事业而深受感染，毅然决然留在西藏，夫妻共同致力于西藏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把学生教好，把学校办好”；王冰与县长丹增的冲突，体现出工作原则的政策性和灵活性之间的摩擦，两位基层干部出发点都是为了农牧民的切身利益，分歧在于如何确保群众获得利益的长效性和长期性，最终地区的批复也及时拿到了，合同也签好了，开辟出“带着老百姓过好日子的路”的目标。

另外，话剧《珠穆朗玛》关于“牺牲”的表达别具新意。关于老西藏精神的惯常表达中，牺牲成为文艺作品渲染情绪、奠定基调、突出悲壮的重要方式。但《珠穆朗玛》并未刻意营造牺牲的悲壮性，而是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艺术勇气，呈现1965年9月9日黎明时分，牺牲在西藏各条战线上的英烈们集体亮相，共同期盼西藏自治区成立的欢庆局面，他们以诗一样的语言倾诉着对于西藏的期待和祝愿，“明天的太阳底下，不再是旧西藏”“明天，这里叫西藏自治区”“会有很多人，穿着节日的盛装走到广场上”“会有红旗，会有歌声，会有孩子们的笑声”……这打破了以往关于“牺牲”叙事的单一性，“牺牲”不仅仅是为正义事业而献身，不仅仅是英雄们的自我奋斗，“牺牲”更是一种坚守正义、坚信美好、期待美好的信念，“牺牲”是一座精神的丰碑，是激励后来人继续奋进的号角、是走向更大胜利的美好期待。

老西藏精神的文艺题材，是西藏文艺的一座富矿，是形塑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地方形象的重要方式。话剧《珠穆朗玛》融历史与现实、理想与困境、奋斗与牺牲、诗性与期待于一体，其探索值得关注，为推进老西藏精神题材文艺作品深入创作提供了新可能。

紫开线

珠穆朗玛峰

唐有琴

你戴着冰雪的冠冕挺立
云朵在腰间系成哈达
放牧人用牧鞭丈量朝夕
你用身影标记天地

每当星光浸染你的衣襟
苍鹰就用翅膀擦亮寂静
攀登者留下零星的印记
那里有他们最虔诚的顶礼

若有人问起永恒的模样
请指一指你肩头上的月光
那永不融化的白色歌唱
正在风雪里写下生命的畅想

当第一缕阳光穿过垭口
你就替星星归还昨夜借走的梦

请给我一个早晨

李停停

请给我一个早晨——
露水还挂在草尖
风从山的那边来
带着昨夜星辰的余温

请给我一个早晨——
鸟雀衔来第一缕光
炊烟在屋顶站成
一把竖琴的弦

请给我一个早晨——
河流睁开惺忪的眼
把天空的蔚蓝
一寸一寸揉进波纹

请给我一个早晨——
让脚步碌碌霜花
让心跳追上日出的速度
让每一寸骨节都苏醒

请给我一个早晨——
我要把影子种进泥土
等它长成
另一棵会呼吸的树



▲摄影作品《高原风情》，作者汤青。

村头老树

次仁龙培



草抱到这棵老树下晾晒。那金黄的草条与墨绿的针叶交织，散发着浓郁的草木清香。我们这些调皮的孩子，或是贪睡的娃娃，总爱四仰八叉地躺在厚厚的草堆上睡大觉，伴着老树洒下的斑驳光影，做着香甜的梦。

岁月流转，古树依旧。但它眼前的村庄，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如今的萨玛村，宽阔平坦的柏油路直铺到家家户户的门前。曾经破旧的低矮土房，如今都变成了宽敞明亮的现代化楼房，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都停着一两辆崭新的轿车或大卡车，有的用于自驾出行，有的用于运输发展，还有的跑起了旅游。推开家门，电视、冰箱等现代化家电一应俱全，连村里都建起了干净卫生的公共厕所。你看那每一位走在路上的村民，脸上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灿烂而幸福的微笑！这笑容，是国家强盛带来的底气，是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的最真实写照。

古树不仅看着我们走向富裕，更看着我们走向文明。80多岁的扎西旺堆老人常在树下感慨，这棵“生命树”是萨玛村人敬畏自然的图腾。村里老人们说，这棵古树稳稳地护佑着咱们萨玛村的人。这份带着神秘色彩的庇护，让乡亲们对这棵古树充满了敬畏与感恩。在奔

在怒江沿岸的比如县良曲乡，有一个名叫萨玛村的古老村落。在这个充满生机的村庄村头，矗立着一棵被乡亲们世代尊称为“生命树”的千年古树。它就像一位蘸满岁月墨水的老人，静静地伫立着，一站就是上千年。它皴裂的树皮是历史的书页，垂下的枝蔓是它饱经风霜的长发。千百年来，它遥望着这片土地，守护着萨玛村，用无声的深情，见证着这里从贫瘠困顿的过往，走向如今阳光灿烂、激情澎湃的新时代。

这棵古树，是我们童年最温暖的庇护所。那时候，我们一群孩子在树下嬉戏打闹，玩捉迷藏时，总爱把脸紧紧贴在它粗糙的树干上，听着自己的心跳与风的呼吸融为一体；放学路上，书包一甩就攀上低处的枝丫，像小猴子一样荡来荡去，直到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夏日的暴雨突至，我们和家里的老黄牛一起挤在树冠下躲雨，雨水顺着针叶滴落，混着牛身上的热气，竟也不觉得狼狈。我至今都清晰地记得，每到秋天，乡亲们会把山上割来的青